

呼吸骤停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Hu Xi

Zhou Jing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本●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呼吸骤停

傅翔宇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9-0028

策 划：刘 卫 赵升沂

责任编辑：李 力 孟志纲

特约编辑：陈 东

责任校对：杨 如 唐 凌

封面设计：金 泰

吸吸骤停

原著：远藤志雄

译者：傅翔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 字数：2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221-04380-9/1·989

定价：16.50 元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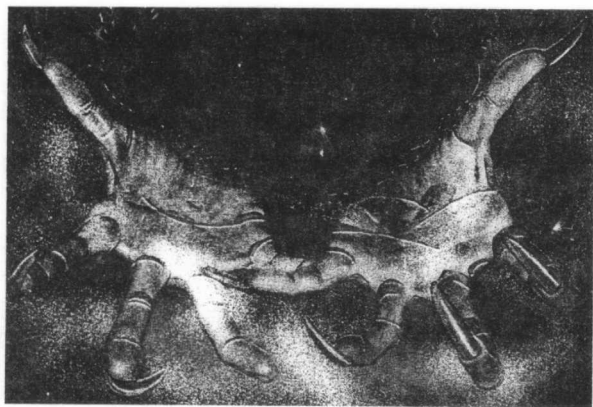
昭义郎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死亡，在与妻子的争吵中他不得不冷眼旁观着一具具尸体与人进行对话，令他恐慌的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已死亡，整个城市一片恐怖气氛，他只能选择逃亡。

在流浪过程中，他与一些异类进行着肉体和精神上的交流，无数次的回归都演变成一场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梦。

终于有一天，他睁开了眼睛，赫然看见……

远滕志雄惊魂系列之《呼吸骤停》将带给你一种劫后余生之感……

◆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我却依然活着，感受着这个可怕的现实。我开始抽搐，开始恐惧，直到面临另一种死亡的极至……



目 录

呼	吸	骤	停
---	---	---	---

第一章	鬼魅的眼·····	(1)
第二章	幽灵的呼唤·····	(9)
第三章	午夜十二点·····	(19)
第四章	尸魂的游戏·····	(31)
第五章	麻疯病人的葬礼·····	(89)
第六章	不腐的女尸·····	(119)
第七章	罪恶的陷阱·····	(143)
第八章	黑色杀人狂·····	(199)
尾声	·····	(253)

远
藤
志
雄
作



第一章 鬼魅的眼

日本·中部·名古屋市。

昭义郎从学校大楼里走出来，身后留下一片孤寂而又沉闷的回音，久久地飘荡在空旷、幽暗的空间。

走过一段狭小的甬道后，昭义郎来到了大街上。十一月的寒风使人开始觉得冷了。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来来往往攒动的行人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街对面有一个招揽顾客的小贩正扯着他嘶哑的嗓门竭尽全力地叫卖。他的背后挂着一块巨大的红底白面的男女相拥的剪影，那嘴唇若即若离。一排黄色大字从两人胸前飘出来，赫然写着“享受每一刻”。昭义郎茫然地挪动着脚步。踩着雪亮的灯光来到一个酒吧前，



这座酒吧的门面装饰得熠熠生辉，流霞溢彩，豪华而花哨。楼口的台阶中间铺着紫红色的地毯，两名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英俊的男侍鹤立在有些古怪的宫围式的门首两侧。里面笙歌飘摇，一阵阵音乐和歌声飘进昭义郎的耳朵里。他抬头看时，三个穿着时髦衣着的女郎从门里走出来，她们无所顾忌地谈笑着，妆化得妖娆而且夸张。她们经过昭义郎的身边时，看了他一眼，就放声笑着离去了。身上散发着刺鼻的香味在空气里弥漫开来，昭义郎觉得憋闷而且恶心。夜晚的大都市，被人们的喧嚷和放纵充斥着。

昭义郎感到头脑开始阵阵晕胀。人流、车流在他身边漠然地流动着。这是一股无法阻止的流，也是一股昭义郎无法汇入的流。他心里忽地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

前面的一段路上，人行道旁的树木似乎长得比哪里都繁茂。每当夜深些的时候，这里便成了都市流浪人的天地。他们这群在白天被驱逐的生灵，只有当夜晚来临时才能过得舒心一些。而生活在白日里的人类，却是特别嫌恶他们的同类——这一群被异化的人类。

每次经过这里，昭义郎总有些心慌和难受。那摊在地上的一堆堆肉，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这种感觉又有别于看到的垃圾，毕竟这是一群有生命的东西。今天尚早，这时的这段路是很安静的。他自然而然地心情舒畅了一些。

昭义郎加快脚步向家里走去。突然，前面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蠕动着。昭义郎放松的心忽然又绷紧起来，一股无法控制的恶心感觉直往上涌。他是那种仁爱、胆小敏感的人。他经常觉得脆弱无比。自身的不幸与别人的不幸弄得他头晕目



眩，而妻子又时常嘲讽他，说他应该去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他觉得妻子很恶毒、刻薄，对他的个性总是一副鄙视的态度。他是孤独的，痛苦的。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一颗灵魂游荡在人类之外，找不到着落。一点点的刺激就会使他悲天悯人，无所适从。他也曾经想过去看看心理医生，但他生性内向，沉默，很难与别人沟通。总之，昭义郎觉得自己生活在世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和不幸。他想到过自杀，但是他并不具备那种勇气。于是，他就一直这样魂不附体、行尸走肉地活在人间。显然，这是都市里的流行病。这种精神的无可归依与肉体的流浪有何区别呢？

此时，昭义郎像掉进了一张无边的网中，痛苦不堪。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风微微地吹着，弄乱了他的头发，钻进衣领里，戏弄着他。而面对这一切的却依然是他麻木的神情和迟钝。

今夜的雾气似乎比往日来得更早、更浓，溢满了城市的上空。人们浑浊的呼吸在湿润的烟雾里发酵、酝酿，这雾气似乎要酿造出一坛特殊的美酒，把人类灌醉，让他们继续昏噩地活着。迷雾在空气缓缓地流动，搅得空气也急燥起来。那神密的幕后似乎隐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特殊东西。

这里确实隐藏着一双诡谲的眼，一双充满罪恶的眼。他俯瞰着人类，把罪恶、不幸象网一样地铺撒开来，然后，就那么安稳地旁观着人类被诱惑、鼓动，身陷囹圄。最后拉起网，就能收获一网堕落和痛苦的灵魂。

昭义郎已经强烈地感到了这双隐设在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的眼睛，一种恐惧的感觉很快蔓延开来，被输送到最



细微的血管，使人的肢体变得麻木无知觉。尔后，这种感觉散开来，变成一种若有若无的、虚无缥缈的、无形的、却能凭着敏锐的第六感官隐隐觉察的东西，罩在人的身上，让人无法捉摸，却又莫名地害怕。昭义郎猛地打了一个颤，一种不安和恐惧从心底里泛起。他习惯性地裹紧大衣，加快步子，逃也似地往家里赶。

昭义郎悬着一颗心，一口气赶到家。他轻松了许多，呼吸出的一团团白气很快扩散在空气中。

“到家了。”他自语地安慰自己。

“嗨，华子，我回来啦。”昭义郎一边机械地脱着鞋，一边对屋里的妻子喊道。这时的昭义郎忽然感到这个家的温暖，妻子的重要，心里不禁升起了一丝柔情。

妻子正背对着门，在厨房里忙着，头也没回地答着他的话。

“回来啦。”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华子端着饭出来，脸色非常难看。

昭义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看着妻子端来的饭菜，心里异常温暖。他一边在心里责骂着自己在回家路上胡乱的想法，一边对华子感激不已。他觉得有很多话要向华子说。以前，笼罩在他们婚姻中的一切阴影都将被驱散，他甚至觉得造成了他们婚姻中的痛苦，都错在自己，也为自己从前光顾赌场、酒吧的堕落生活惭愧不已。他真想对华子说清楚这一切，然后与妻子相依相偎，幸福地生活。

昭义郎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他想把自己那压抑已久的



内心世界打开，让温和、清新的风雨荡涤尽心里的尘埃。然而，生活往往捉弄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却偏不来；而你不要它的时候，它却驱赶也驱赶不走。

华子的想法与昭义郎却是大相径庭的。

对这段失败婚姻的绝望，是华子现在的心态。昭义郎的懦弱、无能已经在华子的心上打下了烙印。哀莫大于心死，对丈夫，她已没有抱什么希望。她看不起丈夫，鄙视他，甚至仇恨他。生活就这样行将就木地过着，华子已经对丈夫没有任何希望了。

“他这人有病。”华子时常这样想，“他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说起昭义郎，他真的是有些可怜。正如华子的看法，他真的是一个无能软弱的男人。（或许，他在某一方面是天才，只是人们无法知道而已。）工作上他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经常和上司、同事闹矛盾，同事们一直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生活中，华子不理解他，鄙视他。他没有一个朋友。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那段婚姻危机的日子里，自己去社会上鬼混交上的一群不学无术的朋友。然而，当昭义郎清醒后，便后悔不迭。昭义郎在纷繁的世界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灵魂无以依托，他没有一个朋友，很孤独，也很可怜。

昭义郎的心里有很多的怨和恨。他恨那座沉寂的学校，那幽深的过道像总是走不完似的；还有过道里那该死的回音，使他的心情不能平静下来；那张拉长了阴郁的脸的校长，总是让他喘不过气来；还有那魔术般变化的艘川主任的脸；办公室里露着两颗狗牙齿的吉田晴稔；那风情万种，俗



不可耐的川岛真美；还有那讲桌下涌起的，一个，一个……黑脑袋。所有的一切，常常使他烦躁不安。他诅咒着这一切，而所有的一切却都是那么自在地存在于他周围。

“一张网，一张可怕的网”。他心里想。

昭义郎激动万分。此刻，他要向华子吐出心里郁结的不快。他忘记了自己以前对华子的评价：“一个永不满足，蔑视丈夫的女人。”

“华子，请您替我拿一瓶酒来。”

华子满脸的不屑，一种嫌恶之情从华子脸上升腾了起来。她把酒放在昭义郎的面前。

昭义郎痴迷地望着华子，激动得有些恍惚。华子的一张脸慢慢变形，幻化出一张清秀俊美的脸庞，那张脸上的光彩柔和、迷人，象一朵慢慢绽开的花，晶莹，鲜嫩。昭义郎忘情地捉住华子的手，急切地说：“华子，让我好好与你谈谈。”

华子厌恶地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冷冷地抽出手说：“还没喝就醉了？”

“华子，我真的有好多话要对你讲。”

“有什么好谈的，该谈的早就谈完了。”华子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口气里时常带头讥讽。

昭义郎顿了顿，似乎是在为自己鼓劲，然后舔舔嘴唇说：“是……是这样，我想，我想谈谈我们的生活，嗯，我的学……。”

“义郎，你有完没完，你觉得我还受得不够吗？”华子悻悻地挥着手，她已经有些愠怒了。“拜托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好吗？”

“我看你是有病，去找医生谈吧！别来烦我。”说到这里，华子咆哮着扭头离去了。

面对华子的愤怒，昭义郎总是缄默的。她的骄横、狂妄总是压在昭义郎的怯懦之上。

昭义郎突然两眼死鱼眼似地翻白了，一口气接不上来，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那只隐匿在夜幕后的鬼眼，俯视着这一切，幽幽地发出绿光。它窥视着这个女人的嚎啕，神秘地眨着。显出深邃和不可捉摸的神情。



第二章 幽灵的呼唤

昭义郎的身体开始变化了。他渐渐地觉得体内五脏六腑在开始膨胀，它们拼命地鼓胀着，似乎要突破昭义郎的身体。这使他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我要死了！”他绝望地呼喊。

体内翻江倒海地振荡着，昭义郎慢慢地没有了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他觉得自己的肢体开始变硬，变直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破裂感觉也消失了。

“昭义郎，跟我走吧！”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那声音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悠长而飘忽。

昭义郎感到有些迷惑，不知怎么办。



“昭义郎，别犹豫了，人间使你痛苦万分，跟我走吧。”

昭义郎还是不知所措。

“昭义郎，向你的妻子告别吧！”

昭义郎这才听到妻子的哭声凄凄厉厉，伴着夜风，好不伤感。他竟也悲哀起来，“华子，你这是何苦呢？”

华子的呼吸和心跳重重地敲打着昭义郎的耳膜。他睁开眼睛，看见华子涕泪满面的样子，又可怜又可笑。他看见华子光滑的皮肤，因哭泣而红润的脸楚楚可怜的样子，他忍不住心痛和悲伤起来：“你自由了，华子，再没人来烦你了。”

他感到自己也要哭了，赶忙紧闭上了双眼。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却看见一只毫无光泽的、老化得皮包骨头的畸形手伸向他。他恐惧万分，失声惊叫，却只发出象狗一样的呜呜声。

那人却没有伤害昭义郎，只是窸窸窣窣地在他身上忙碌了一阵。

昭义郎这才发现，屋子里灯光早已熄灭，换成了一只小蜡烛。摇曳的烛光把那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那影子看起来衰老、古怪而又鬼鬼祟祟。从窗门缝里透进来的冷风吹得烛火忽明忽暗的，墙上的影子也抖动着，变形了。

昭义郎经过刚才的恐吓，已不再那么怕了。他望着那人的脸，大半被一块黑布包裹着，只露着两只眼睛，眼窝很深，显得眼睛象深井里的一潭水，还幽幽地发着光。

“你是谁？我死了吗？”

“别问那么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现在，你已失去了心跳和呼吸，但其他方面与常人无



异。你现在要为我效命去为我做几件事。”

昭义郎非常惊异。

“你现在既不是人，也不是鬼。你是生活在人间与地狱的一群特殊动物中的一员，我们专门捕捉游离在人类之外的灵魂，让他们失去心跳和呼吸，听凭我们使唤和摆布。”那人说完，一阵狂笑。

“如果你还想回到你的讲台上，就得借助我们的力量。”

“怎样回去？”

“你得为我们做事。为我们做了事，你才能够回到人间去。”

“为你们做什么事？”

“以后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不愿意呢？”

“那你就下地狱吧，永远别想回到人间。”那老头说完，又是一阵狂笑。

“你听到刚才呼唤你的声音吗？那就是死神的呼唤，你如果不听从我的，就让死神把你带走吧！”

“昭义郎，跟我走吧！”那飘忽的声音又象从深巷中飘荡出来。只是这次更近了，带着一股潮湿的阴风扑卷过来。一团雪白的东西飘落在屋中，那东西抖擞着，慢慢地变了形，最后变成了一个老太婆，立在昭义郎的面前。

昭义郎一下呆了。

“为什么你要抢我的人？”满面皱纹的老太婆质问着老者，却是一点也看不出生气的迹象。